

【流光碎影】

烧泉水的街边茶水灶

□魏敬群

老济南人的一日三餐，都是拉风箱，烧大锅底。每到做饭，要现生火，为了省事，便在做完饭菜后，顺便烧好开水。好多时候，喝水不赶趟，就要提着暖瓶到街上的茶水灶去。那时，济南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茶水灶。这种简陋的茶水灶，也有人叫它茶炉，甚至还有有人将其视作茶馆。

作家陶钝曾写到过济南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情形：后宰门街“喝水很方便，这条街有三四家茶炉，一个铜子儿可以倒一壶开水。如果你长期在这里倒水，交一元钱他们给你一把竹签，一签一壶，大致可以用一个多月。”陶钝写到的茶炉，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依然布满大街小巷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风行煤球炉，不久又改为蜂窝炉，烧水做饭方便多了，它才逐渐退出了生活舞台。

在江浙一带和上海，茶水

灶有一个更形象的称呼叫老虎灶。“灶有头尾兽形成，为此争传老虎名。巷口街头炉遍设，卖茶卖水闹声盈。”烧水的炉膛开在正前方，如同虎口；灶后墙角竖起烟囱，形似虎尾。

比起上海，济南的茶水灶没有啥名气，甚至连个正规的称呼也没有，往往是说到街面上灌两壶开水去。茶水灶有的在露天搭棚，有的则设于破庙或临街旧屋内，一片砖砌的炉灶，十来把烧水的铁壶，便是全部家当。有的茶水灶业户，只卖开水不卖茶；还有的业户，卖开水的同时，也向居民售送生水。

北曾家桥街南口西北角有一处，借着两面住家的院墙，有人垒起一座茶水灶，专卖开水兼营茶摊。这家的茶水灶，和南方的老虎灶形制相仿，烟囱在墙角，和灶一样，都是砖垒的；炉膛上面铺一块大铁板，挖

有七八个圆孔，圆孔上坐着铁皮壶；炉灶上方支一个雨搭，灶侧有一个大风箱。每天天不亮，灶主人便开始忙活，劈火头，点炉子，挑水。男的姓程，都叫他老程，有痲病，干不了重活儿，只能坐在那里拉风箱，风箱咕咕哒，还没有他喘气的动静大，喘得人难受。老程的媳妇来自农村，是个黑脸婆娘，很能干，里外一把手，每天都挑一副担子来来回回，到街北头之外的泉水河去挑水。他们日子过得很紧巴，很艰难。

老程一家住在北曾家桥街的一个大杂院里，他们每天早出晚归，靠卖水维持生计。开水很便宜，大概是一分钱两暖瓶。你若只灌一瓶，就找你一个纸牌儿。不带钱也不要紧，可以记账。灶旁的墙壁早已熏成黑乎乎一片，成了记账的黑板。歪歪扭扭写上一个门牌号和姓氏，下面就划道道。什么时候账结

了，把杠去掉就是。有时候灶旁无人，你只管自己灌水，留钱也行，隔天来时说一声也行，那时民风淳朴，街里街坊又熟得很，没有人贪占小便宜。路人想喝茶，这里也有，一个小桌子，几个马扎子，没有好茶叶，只有茶叶末。济南人爱喝茉莉花茶，那时，富裕人家才喝得起“茉莉大方”，普通人家一般喝“茉莉三角”，生活比较困难的就只能喝“茉莉高末”了。好在坐下喝茶的没有讲究人，解渴就成。喝上大半杯水，拉上几句闲呱，就去忙生计了。

露天的茶水灶避风雨，遇到暴雨大雪自然是歇业在家。要是一连几天不营业，吃饭就成问题。所以，若有办法，都把炉灶设在屋里。那时，院前路东马路拐角处，有一处茶馆，茶水灶就在室内。主人是个聋子，大概姓黄，都叫他黄聋子。他有一个嗜好，喜欢看棋，自己棋臭，不大下，专门准备了象棋、石桌和马扎子。别人下棋，他不光看，还好支招，人家不听，他急得直嚷嚷，嗓门又天生大，老远就听得见。炉子上的水壶，开得嘎嘎响，他也不管，有人打水，便自个儿灌。有时，老街坊逗着他：“聋子，炉子灭啦！”黄聋子才三步并两步跑进屋去。门外的棋摊老是围一圈人，下棋和看棋的人都要喝茶，聋子的生意倒也不错。

那时的茶水灶，用的都是甘甜清冽的泉水。在省府西街东口路西，离玉环泉不远，有家茶水灶，烧的便是新打的玉环泉水。山水沟东面的青云里东口，也有家茶水灶，取用的则是马跑泉水。北曾家桥街的老程，是到学院北面的泉水河挑水；院前的黄聋子，则是去王府池子运水。至于陶钝说到的后宰门街的四三家茶炉，汲水之地南有珍珠泉，北有岱宗泉，非常方便。

济南的泉水，直接便可下肚；烧开后，更是甘甜；用来泡茶，简直好喝得很。

【乡野民俗】

过“半年”

□王绍忠

千百年来，乡村百姓在长期的生产、生活实践中，形成了风格独具的民俗。这些民俗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，反映着不同地区人民的生活期望和情感。

隔山不同俗，过河改规矩。章丘的枣园、圣井等乡镇，民间的传统盛节有三：春节、端午和中秋。而到了近郊曹范、垛庄一带，这些乡镇地处章丘、泰安、莱芜三县交界处，则又派生出一个佳节——过“半年”。

根据《章丘乡土志》载述：过“半年”始于明末，兴于大清，意在庆贺丰盈年景（麦收）。早先，农历六月二十这天，“半年”的庆典格外庄重肃穆；礼仪项目繁多，首先是“敬天祈福”，第二项为“拜地赐宝”（粮、棉、油），最后是“祭祖求安”。

过“半年”的前两天，乡村逐门逐户便开始忙碌起来，杀猪宰羊，磨面蒸馍，扎制“祭天棚”，摆列“拜地坛”，安置“祭祖案”，装填香炉，打纸（钱）折香，分写神灵牌位，很是热闹。

六月二十黎明，当家人便支派晚辈“净宅”，要从大门外向里打扫（防止把喜气驱跑），把窗台、门阶、墙角杳杳的积尘、落叶、杂草全部清除。庭院清洁、窗明几净过节，表示对老天爷的尊崇。太阳出来一竿子高、大约九点钟光景，家中姑嫂、妯娌便在“敬天棚”中摆好财神、雷神等的牌位；然后便开始“列供”。大户人家的供品要丰厚，依次是整猪、全羊、米酒三坛；接着便是“奉礼”，满家老幼按辈分、男女、年龄列序，当家人平端酒樽敬酒，后双手持三炷香插入香炉，施作揖礼；最后一项为“敬跪”，当家人在“宝盆”焚纸分发“钱粮”，此时，全家人平跪于棚前，磕三个碰地响头以示虔诚。

约摸过去一个时辰，当家人便开始主持“拜地赐宝”礼序。先摆上土地神、山神爷、河神爷、宅神、树神等牌位，供品标准为殷实、丰盛，一般为“四大件”（扒鸡、炖鸭、整鱼、肉肋），其它礼仪和敬天相似。

估计十一时左右，“祭祖求安”开始，供品要求丰富、多样。普通农户都备齐“四干”（新麦面蒸馍、蒸包、烙饼、花卷）、“四鲜”（蜜桃、黄杏、甜瓜、脆瓜），祭祀新近的亡灵要摆“独供”，端上其生前的嗜好物品，如旱烟袋，素大叶（茶）等。然后，当家人手端三炷香，到大门外面朝祖坟方位施作揖礼，轻声嘱咐：“先祖列宗，今日适逢‘半年’，请回家过节，保佑阖家平安，为子孙驱瘟禳灾！”在“敬跪”时，素常修好积德的户主会多发一份“钱粮”，表示对孤魂野鬼的善心。

仪式结束后，全体参祭人要入席“聚宴”，食用新麦粉包的荤、素两馅的“团圆饺”或“多福面”，以表达同宗同族的和睦情怀。上世纪50年代以后，伴随时代文明程度的提高，“敬天祈福”和“拜地赐宝”的仪式已逐渐被淘汰。在“祭祖求安”中增添了“闻乐”（唢呐、笙、箫合奏礼乐）；“聚宴”前增添了“喜炮”（燃放千头鞭），这给传统节日注入了新的生机，体现出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慎终追远的孝道。



街头茶水灶

【忆海拾珠】

“布谷布谷”老歌谣

□苗得雨

诗越古，写草木鸟兽虫鱼的越多。而长住济南市市中心的人，有谁还听见百鸟的啼鸣？“春眠不觉晓”，可处处难“闻啼鸟”了。我们的身边，大自然越来越少了；我们的心，离大自然也越来越远了。我们的诗里，没有多少草木鸟兽虫鱼了！

诗越古，写草木鸟兽虫鱼的越多。从《诗经》到古代诗人的诗，数不清里边写了多少草木鸟兽虫鱼。有人统计过《诗经》写了多少花草，有的今天都不易找到了。有古理论说：“哀乐之起，冥于自然。喜怒之端，非由人事。故燕雀表啾啾之感，鸾凤有歌舞之容。”

前几年，我在一本解放前出的介绍济南概况的书里，发现了儿首老歌谣，名曰《禽言》。第一首是：“布谷布谷，叫你布谷，你即布谷；雨也布谷，早也布谷；布得谷，我叫你布谷；布不得谷，我亦叫你布谷。布谷布谷！”这首诗写布谷鸟，说不管早涝，布得谷或布不得谷时，它都叫“布谷”。布谷鸟是人们常见的一种鸟，春未夏初起，就能听见那清亮而气息浓郁的四声啼唤。

四声啼鸣，恰也有乎上去入之分，人们便听见像说什么就讲它说什么，“布谷布谷”、

“快快播谷”，是听出来的。还有听见是“光棍夺锄”，也有的听见是“再喝半壶”：“你听，那母的就咕噜咕噜一壶！”我老家邻村有叫“官庄”的，我小时总听它叫的是“官庄家后”。布谷鸟的叫声，在济南还常听到。

第二首是：“字字画，字字画。字有可画，字有不可画；可画则画，不可画则不画；错画了字字俱可怕，劝君莫学字字画。”写的是黄莺，也叫黄鹂，是一种黄颜色像麻雀那么大小的鸟，有苇莺、柳莺、缝叶莺等，那叫“黄雀”的也是一种莺。人们见得多是柳莺，它特喜欢在柳林中蹦来跳去，叫声很美，听起来像“滴滴水”、“治治水”，人们说这种鸟叫得欢，今年就不缺水了。老济南人听的是“字字画”。大概也是有知识的人听出来的。古诗中“打起黄莺儿”和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，这“莺”，是一回事。

第三首是：“行不得哥哥，行不得哥哥。行路要向正路走，不怕平地起风波；曲径道旁多凶险，是巧必拙，行不得哥哥。行不得哥哥！”这是什么鸟呢？我小时在老家，清晨或阴沉天气，常听见水湾西岸树林中有这种低沉的啼叫声。我母亲说：“那是货郎母子在叫！”货郎进村摇一种小鼓，有女的叫母货郎。前些天我问在济南的老乡——省内燃机研究所原党委书记邱鹤亭，他说：“货郎母子也就是餐餐木子！”餐餐木子即啄木鸟。但他说：“这叫声不是啄木鸟，像斑鸠！”我一再回忆、考察，似乎还就是斑鸠。别的还有什么鸟有这叫声？在一次聚会，我问了住济南南郊军区干休所的作家丛正里，他说斑鸠的咕咕声，也有两低两高，即“固固古古”。有一天，也住南郊的我家老二说：“这‘行不得哥哥’，就是那斑鸠声，我那一带常常听见！”但我仍不敢肯

定。然而怎么再去考察呢？长住济南市市中心的人，有谁还听见百鸟的啼鸣？“春眠不觉晓”，可处处难“闻啼鸟”了。我们的身边，大自然越来越少了；我们的心，离大自然也越来越远了。我们的诗里，没有多少草木鸟兽虫鱼了！

我求教老乡刘锡诚同志。他是著名文艺评论家，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家。他来信说，这“行不得哥哥”，是鸫鸟叫声的拟音。《禽经》云：“隋阳越雉鸫鸟也。晋安曰怀南，江左曰逐影。”张华注云：“鸫鸟其鸣自乎，飞必向南……”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多对啼，今俗谓其鸣曰‘行不得也哥哥’”。经查，斑鸠属鸠科，鸫鸟属雉科，与鸫鸟模样近似，但身上花纹多，是南方鸟，不像鸫鸟南北方都有。看来，“行不得哥哥”，作为老歌谣，不仅属于济南。锡诚同志帮助我把这事考察清楚了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xujing@hotmail.com